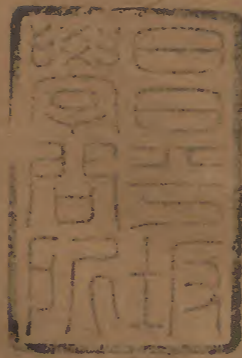


文献通考

百八十三之百八十七



九巴

漢書門			
二	五	六	八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二	漢	
辛	五		
函	〇	書	
井	〇		
一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8	
冊數	100	( 59 )	
函號	294	1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三

淺草文庫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 春秋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掇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為精深且以為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為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荊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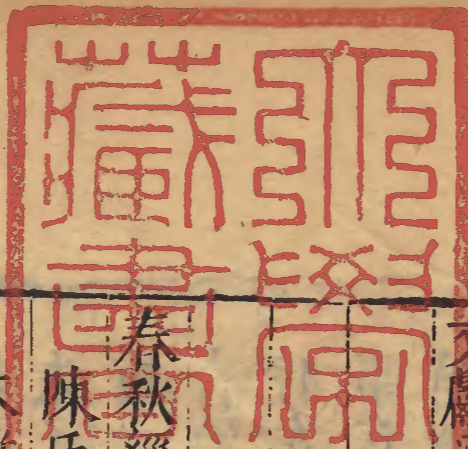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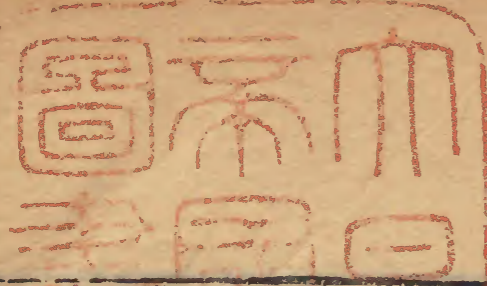
經籍

卷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一

崇禎三年重刊



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迹故得經之意為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為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為然

石林葉氏曰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達經例又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於經者雖槩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為膚淺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箇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聖人晚年痛哭流涕筆為此

書豈肯恁地纖巧豈至恁地不濟事

陳氏曰復居太山之陽以春秋教授不惑傳注不為曲說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為多石介而下皆師事之歐陽文忠公為作墓誌

###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副撰出偉書目副作嗣未知孰誤其序云經有例法一家所至較然董輕杜預釋例專主左氏而未該唐陸淳纂例雖舉經而未備纖悉絀羅而咸在者其惟此書乎

### 春秋權衡 意林 劉氏春秋傳 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其自序曰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於權權雖移必平於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

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也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邪且昔者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嘗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禮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邪故利臆說者害公義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恐懷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故亦譬之權衡矣或利其寡而眎權如贏或利其多而眎權如縮若此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晁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叙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

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石林葉氏曰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陳氏曰原甫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黎氏春秋經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黎錞希聲撰錞蜀人歐陽公之客名其書爲經解者言以經解經也其後又爲統論附焉

橋渠春秋說一卷

卷五

之法通卷二百三

三

晁氏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  
穎濱春秋集傳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撰大意以世人多師孫復不復信史故盡  
棄二傳全以左氏爲本至其不能通者始取二傳啖趙自熙  
寧謫居高安至元符初十數年矣暇日輒有改定十居龍川  
而書始成

石林葉氏曰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  
例既不盡經所書亦多違悟亦自出己意爲之非有所傳授  
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傳  
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例於經  
義皆以爲求之過

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旣書鄭  
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

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旣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  
出耳

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談  
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  
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  
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  
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平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  
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  
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  
窺聖人之用心一本無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  
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

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惇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與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朱子語錄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它亦不為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為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陳氏曰略舉大義不盡為說襄昭後尤略序文崇寧二年作蓋其晚年也

劉質夫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絢質夫撰絢學於二程伯淳嘗語人曰它人之學敏則有之未易保也斯人之至吾無疑焉正叔亦曰游

吾門者多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子者幾希有李參序

陳氏曰所解明正簡切

中興國史志絢傳說多出於願書而願以為不盡本意故更為之未及竟故莊公以後解釋多殘闕

春秋得法志例論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馮正符所撰熙寧八年何鄉取其書奏之久而不報意王安石不喜春秋故也其書例最詳悉務通經旨不事浮辭正符頗與鄧綰陳亨甫交私後坐口語被斥

陳氏曰蜀州晉原主簿遂寧馮正符信道撰其父堯民希元為鄉先生正符三上禮部不第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蜀守何劄首以其春秋論上之熙寧末中丞鄧綰薦之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王安石亦待之厚其書首辨

王魯素王之說及杜預三體五例何休三科九旨之怪妄穿鑿皆正論也

巽巖李氏曰信道當熙寧九年用御史鄧文約薦召試舍人院賜出身文約尋責守號略信道亦坐附會奪官歸故郡後又得馮允南所為墓銘信道實事安逸處士何羣其學蓋得之羣羣學最高國史有傳其師友淵源果如此則謂信道附會進取或以好惡言之耳王荆公當國廢春秋不立學宮而信道學經顧於春秋特詳鄧御史嚴事王荆公不敢異乃先以得法志例論言於朝初不口宰相不喜此也此亦可見當時風俗猶淳厚士各行其志不專以利祿故輟作御史殆加於人一等然信道要當與何羣羣聯書國史鄧御史偶相知適相累耳余舊評如此今無子孫其書則為鬻書者擅易其姓名屬諸李陶陶字唐夫嘗學于溫公號通經李氏諸子唐

夫最賢而得法志例則實非唐夫所論也不知者妄託之

經聖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任伯雨德翁所撰解經不甚通例如解桓十三年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取穀梁之說戰稱人敗績稱師重衆之說殊不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何獨不重衆也

王氏春秋 列國諸臣傳 共六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當撰當眉山入嘗為列國諸臣傳劾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有四人十餘萬言又釋春秋真可謂有志矣

陳氏曰當元祐中復制科以蘇轍薦試六論廷對切直置下第與堂除部尉所傳 臣皆本左氏有見於他書則附其末

繫之以贊諸贊論議純正文辭簡古於經傳多所發明

馮氏春秋通解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馮山允南撰普州人濰之父也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晁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徵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記于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己意有任貫者為之序

春秋口義五卷

陳氏曰胡翼之撰至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

小傳

春秋皇綱論 明例隱括圖 共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王哲撰至和煦入館閣自有通義十二卷未見

左氏解一卷

陳氏曰專辨左氏為六國時人其明驗十有一事題王安石撰其實非也

左氏邦典二卷

陳氏曰唐既替享撰質肅之姪自號直淡翁與其子慈問答而為此書鄒道卿為之序

左氏鼓吹一卷

陳氏曰彭門吳元緒撰

春秋後傳 補遺 共二十一卷

春秋後傳

補遺

七



陳氏曰陸佃撰補遺者其子宰所作也宰字元鈞游之父也  
春秋通訓 五禮例宗 共二十六卷

陳氏曰直秘閣吳興張大亨嘉父撰其自序言少聞春秋於  
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  
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  
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  
非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  
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東坡一字和  
仲所謂趙郡和仲其東坡乎然例宗攷究亦為詳洽

胡文定春秋傳 通例 通旨 共三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  
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  
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

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  
三穿之失為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為權衡合二書正其差  
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攷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  
而難於止已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  
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為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  
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為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  
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  
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必知  
史也乃三家求之與經不得於事則攷於義不得於義則  
予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為書辨訂攷究無不精詳然其  
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為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春秋經傳 本例 例要 共十七卷

陳氏曰清陸一子方玄直撰紹聖中三看六以士子六二下

書乞復之不遂不應進士舉黃山谷稱曰六合有佳士曰  
崔步直其人一不游諸公然則賢而有守可知矣其學辨三傳  
之是非而守以日月為例則正蹈其失而不悟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三代各立一王  
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無弊又言春  
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為例猶天本無度歷者即周  
天之數以為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  
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  
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與祖嘗為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  
貶昭州以死

春秋正辭 通例 共三十五卷

陳氏曰知盱眙軍東平畢良史少董撰良史為東京留守屬

官東京再陷留虜中三年著此書已而得歸表上之  
息齋春秋集註十四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僅高閱抑崇撰其學專本程氏序文可見  
夾漈春秋傳 春秋考 地名 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  
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  
臣作春秋攷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  
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為楚史親見  
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  
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  
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春秋經解 指要 共十四卷

陳氏曰知常州未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隆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年二十歲云

朱子語錄曰薛常州解春秋不知如何率意如此只是幾日成此文字如何說諸侯無史內則尚有閭史又如趙盾崔杼事皆史臣所書

春秋集傳十五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王葆彥光撰朱新仲為作序葆周益公之婦翁也其說多用胡氏

春秋集解十二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自三傳而下集諸家之說各記其名氏然

不過陸氏及兩孫氏兩劉氏蘇氏程氏許崧老胡文定數家而已大略如杜諤會義而所擇頗精却無自己議論

朱子語錄曰呂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詩傳相似

左傳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分類外內傳事實制度論議凡十九門首有綱領數則兼採它書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誦試也

左氏說三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於左氏一書多有發明而不為文似一時講說門人所抄

朱子語錄曰東萊有左氏說亦好是人記錄它言語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為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及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為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為一書今書是已被之弦歌謂之樂章為一書今詩是已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為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為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為書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它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

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為國語至夫子所見書左氏有不盡見又闕不敢為傳唯謹如此後作者顧以為一家史體而讀左氏者浸失其意見謂不釋經是書之在亡幾無損益於春秋故曰袁荀二子為之也由是言之徐子所謂左氏國紀曷可少哉余讀國紀周平王之際王室嘗有事於四方其大者置曲沃伯為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頹之禍視帶為甚襄蓋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若而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於左氏者也余苦不多見書然嘗見唐闕左氏史與國紀略同而無所論斷今國紀有所論斷矣余故不復贊而道其有功於左氏者為之序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真偽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為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攷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容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皆春秋者之秘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捨傳而獨攷此其為志亦大矣惜其為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為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常為婺之校官為易其名曰春秋比事錄諸木以與同志者共之

陳氏曰按湖州有沈文伯名長卿號審齋居仁為常州粹性

秦檜敗化州不名棐也不知同甫何以云然豈別名棐而字文伯者乎然則非湖人也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三卷

陳氏曰林栗撰其學專主左氏而黜二傳故為左氏傳解表上之

止齋春秋後傳 左氏章指 共四十二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略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它發明多新說序文略見之

徐湖州春秋解十二卷

知湖州徐某操撰水心序略曰賡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

專於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時閏朔禘郊廟制理之  
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不專於經  
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明也詭諸卒史無  
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  
矣至於授霸者之權彼與此奪錄夷狄之變先略後詳諸侯  
群誅大夫衆貶凡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穀以來畫爲義  
例名分字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  
鮮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古人  
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禮所以紀堯  
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  
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未敢從也

春秋經辨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

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爲宋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  
顧隱客門人謚爲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  
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古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母  
禍吾春秋乃佳邦衡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爲春秋  
學復學于胡文定公安國南還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考異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錄三傳經文之異者

春秋類事始末五卷

陳氏曰朝請大夫吳興章冲茂深撰子厚之曾孫葉少蘊之  
壻

左氏發揮六卷

經籍

經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三

七

崇禎三年重刊

陳氏曰臨川吳曾虎臣撰取左氏所載事時為之論若史評之類

春秋直音三卷

陳氏曰德清丞方淑智善撰劉給事一止為作序以學者或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蓋古文未有反切為音訓者皆如此服虔如淳文韻章於漢書音義可見

左傳約說 百論 共二卷

陳氏曰奉議郎新昌石朝英撰又有王道辨一書未板行僅存其書於此篇之末其為說平平無甚高論

左氏紀傳五十卷

巽巖李氏曰不著撰人名氏取丘明所著二書用司馬遷史記法君臣各為紀傳凡欲觀某國之治亂某人之臧否其行事本末畢陳于前不復錯見旁出可省繙閱之勤或事同而

辭異者皆兩存之又因以得文章繁簡之度雖編削附離尚多不滿人意然亦可謂有其志矣獨所序世族譜繫既與釋例不同又非史遷所記實諸世本亦不合也疑撰者別據他書今姑仍其舊以竢考求

又題後在陵陽觀沈存中自誌乃知此書存中所著存中喜述作而歎書終不滿人意史法信未易云

春秋分記九十卷

陳氏曰邛州教授眉山程公說伯剛撰以春秋經傳倣司馬遷書為年表世譜歷天文五行地理禮樂征伐官制諸書自周魯而下及諸小國夷狄皆彙次之時有所論發明成一家之季公說積季善志早年登科值逆曦亂憂憤以死年總三十七兄弟三人皆以科第進中書舍人公許其季也

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

夾江句龍傳明甫撰後漢劉氏序略曰句龍君傳習詳考又分國而紀之自東周而下大國次國特出小國城國復見不獨紀其事與其文而兼著其義凡采其說者數十家君蓋嗜古尊經之士確乎其能自信者也

春秋通說十三卷

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晦撰端本中嘗進之于朝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常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飛唐因二人皆吳臣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四

晁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折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辭

不倫定非一人所為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

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

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

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有時

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

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它手蓋由當時列

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

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

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



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辯之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

國語補音三卷

陳氏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爲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非國語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換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略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

門又分傳與國語爲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冢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新編 卷之...

刺六曰晉必... 必家... 門又...

進考卷之一百八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妻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

經籍考 經論語 孟子

論語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  
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  
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師古曰輯與同漢興有齊魯之說  
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時御史大夫尚書令  
五鹿充宗膠東庸生王陽名宋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  
語者常山都尉無奮長信侯侯勝丞報奉賢魯扶卿前  
將軍蕭望之安白侯張氏取後而行於世  
隋經籍志張禹本授會論語誥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

漢書 卷之...

或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號張侯論  
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又有古論語  
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原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為二篇  
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為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參  
考齊論古論而為之註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  
皆為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註齊  
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  
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  
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并  
五經總義附于此篇

孟子

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  
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關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

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  
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  
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  
書號為諸子得不泯絕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  
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  
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  
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  
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  
語孟並列于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  
為一類今從之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經書

漢志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二

隋志二十九家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三十家三十七部三百二十七卷

失名姓三家韓愈以下不著錄二家廿二卷

宋三朝志十六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部二十卷

宋四朝志十三部七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五家六十三部四百九十八卷

漢志孟子十一篇

隋志三家二十八卷

亡書九卷

唐志六家四十五卷

宋三朝志五家二十七卷

宋四朝志九家九十二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部二百八十五卷

何晏論語注十卷

晁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包咸周氏孔安國馬

融鄭康成陳群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

顛集諸家訓解為之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

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

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

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為張禹所刪

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刪之然古論語

與古人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

曰子張問以下為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

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

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經

經

皇侃論語疏十卷

三

崇禎三年重刊

晁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  
論語註為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  
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  
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  
為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晁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翱習之撰前有秘書丞許勃序云韓  
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  
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  
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秘書丞許勃為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  
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曰石僞蜀張得鈞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  
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  
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  
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鷗本不同者此也

論語并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并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為  
論語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晁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判定而成  
書

陳氏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為  
之

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當考

古今論語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困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十卷 王元澤口義十卷 陳用之論語十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并其子雲口義其徒陳用之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十卷 穎濱論語拾遺

穎濱自序予少為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穎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櫛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晁氏曰蘇軾子瞻為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為文辭直以俚語記之

范醇夫論語說十卷

晁氏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他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揆先生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呂與叔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晁氏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名爲崇政殿說書被  
旨訓解多採純夫之說

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  
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  
只說出處

王安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罷還詣東上  
閣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陷  
于罪戾念無以自贖間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註成論語十  
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奉報  
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  
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

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夷瘴癘之地  
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  
過人何以及此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  
爲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汪氏論語直解十卷

晁氏曰汪革信民撰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爲天下第一嘗  
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爲天下之福一爲天下之禍蓋指晏  
元獻王荆公也卽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景迂論語講義十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之失

楊氏注論語十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伊川門人也

游氏論語解十卷



陳氏曰游酢定夫伊川門人

論語釋言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

張氏論語解二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撰

五峯論語指南一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評論黃祖舜沈大廉之說

竹西論語感發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江都王居正撰凡十卷

論語探古二十卷

陳氏曰畢良史撰二十卷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共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世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集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又爲說例有集語明原微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樂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道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玉泉論語學十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喻樛子才撰樛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



得罪秦檜注端明應辰其壻也

曾吉甫論語義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曾幾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南軒論語說十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十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杲遊故云爾朱子語錄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二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

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是格物及者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揆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記亦多有好處董卿曰若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然後看他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的當確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他做個梯階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他是非方是自家所得處

論語集註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

欽定四庫全書

所以以意晦菴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髮無遺  
者矣

朱子語錄曰集註如秤上秤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如看得  
透存養熟甚生氣質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 看集註時不可遺了緊要  
字蓋解中有極散緩者有緩急之間者有極緊要者某下一  
字時直是秤等輕重方敢寫出 集註乃集義之精髓問集  
註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  
欲更就下面安註脚問集註中有兩存何者謂長曰使某見  
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二說皆通故並存之然必有  
一說合聖人之本但不可知耳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集註某自三十歲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猶未了不是草看者  
朱在過庭所聞曰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

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沒其姓名  
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  
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  
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又覆其說切要  
而不可不知也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為一  
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  
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  
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  
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菴亦稱其近道

論語通釋十卷

陳氏曰黃榦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論語意原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

論語本旨一卷

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論語大意二十卷

陳氏曰海陵卞園撰

晦菴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菴語錄類成編處州教授東陽潘墀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刊于學宮

訂正六卷

陳氏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爲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言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多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凡所論辯流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頗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叙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

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  
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  
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  
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  
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  
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于時京師士大夫皆送官得呂  
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  
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秘府元豐之  
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  
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  
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  
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  
傳也是以比不取也將來君子不可不鑑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建仕於孝武皇帝之世  
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  
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  
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  
巫蠱事起遂各發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  
可同日而論也見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  
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  
不畢記况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  
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  
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  
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  
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昧冒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  
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晁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又與呂伯恭書曰遺書愚意所刪去者亦須抄出逐段略註刪去之意方不草草若只暗地刪却久遠易惑人記論語者只為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陳氏曰孔子二十二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為之註肅闕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問所載多已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為章指析為十四篇其序云軻時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

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為外書四篇其書不能洪深似非孟子本真也按韓愈以此書為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楊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軻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訖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音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孟子音義 正義共十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下朝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校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

石經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于成都學宮云爲蜀詩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頗爲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縻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伊川孟子解十四卷

晁氏曰程正叔撰

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

晁氏曰張子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后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晁氏曰集古今諸儒自裴日休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

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晁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為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宗觀開場屋舉子宗之

穎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王逢原孟子解五卷

陳氏曰所講纔盡二篇其第三篇盡二章而止

尹氏孟子解十四卷

陳氏曰尹彥明所著十四卷未成不及上而卒

張無垢孟子解十四卷

南軒孟子說十七卷

卷孟子集註或問各十四卷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陳壽老孟子紀蒙十四卷

說並見論語條下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慎思撰慎思以為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刪孟子二篇

晁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逆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

名書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四

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  
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  
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  
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眸子爲牟殺三苗本作窆  
二女果作嫫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  
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  
此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  
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  
爲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已  
類此况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  
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道其說尤拘書固曰

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  
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嘆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  
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  
孝溥追叙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  
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  
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尊孟辯七卷

陳氏曰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遵泰伯  
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  
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明新陽 馬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孝經

全解

孝經

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為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  
 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  
 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  
 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為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  
 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臣贊曰孝經云莫大焉  
也師古曰相與新勳云古孝經于  
 諸經籍也曰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難  
 散故作孝經以總合之明其枝流蓋分本於此也禮記

經籍考

通考卷一百八十五

孝經

焚書為一問人頗多其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  
孫氏事江為小序倉諫其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  
其學又有古文芝經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闔門一章  
其餘經文大較相似鄭氏解大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  
一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與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  
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眾馬融並為之註又有鄭氏註相  
傳或云鄭玄其立義由玄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  
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  
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遂至河間劉炫炫  
曰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者今與鄭  
氏並立儒者誼誼皆云法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秘府又先無  
其書又云魏氏遷洛未注華語考文字命侯伏侯可悉陵以  
吳言譯孝經之旨教于國人謂之國語孝經今取以附此篇

之末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  
者世以為鄭玄唐開元中史官劉子玄證其非鄭玄者十有  
二諸儒孫子玄之說天寶中玄宗自註元行冲造疏授學官  
凡今儒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  
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今祭酒邢昺取行冲疏  
刪定正義行焉

漢志八家一十二篇本志十一家五十九篇今削

隋志十八部合六十三卷通計七部合五十一卷

唐志二十七家三十六部八十二卷失姓名一家尹知章以

宋三朝志六部十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六部五卷

經

卷

二

宋中興志二十一卷二十一部二十九卷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  
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  
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宗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唯晉孫相集解以此註為優請與  
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陸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  
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秘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  
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  
儒並疑之古文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為作稽疑一篇  
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

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為宜行孔廢鄭諸儒非

鄭學按二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

序孝經即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為咸平中日本僧齋然所  
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然袁樞機仲得  
之刻于京口學宮而孔傳不可復見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攷  
孔鄭舊義今行於大學

晁氏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  
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魯子侍則非孔子  
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魯子弟子所為書柳宗元謂論語  
載弟子必以字然魯參不然蓋魯氏之徒樂正子春子思相  
與為之耳參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未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定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沆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能克使刻石亭官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為四大軸以為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元行冲孝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既作世故行冲奉詔作疏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李士邢昇等撰初世傳行冲疏外餘家尚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平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為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切疑其不然何則

世和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詔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矣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且年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偽是何異信臆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章大校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闈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諸音異推比言之未必非真也司馬公為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闈門一章為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為指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温公序言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為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王介甫孝經解一卷

晁氏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而孟子復曰父子之間不責善夫豈然哉今介甫因謂當不義則諍之非責善也噫不為不義即善矣阿其所好以巧慧侮聖人之言至此君子疾夫

危淳夫古文孝經說一卷

晁氏曰元祐中侍經筵時所上

晦庵孝經刊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為經後為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

而後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跋尾云熹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後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文選春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察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擬取他書之言可發此書之旨者別為外傳如

温夏皆昏定口者之類顧未敢耳語錄孝經疑非聖人之言即附始於書之傳

且如先王有至德要道此是說得好處然下面都不曾說得切要處着但說得孝之効如此如論語中說孝皆親切有味部不如此士庶人章說得更好只是下面都不親切陳氏曰抱遺經於千載之後而能卓然悟疑辯或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後學所不敢做做而不敢擬議也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為解其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黃勉齋孝經本旨一卷

中興藝文志餘繼喜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為一書登為二十四篇名為孝經本旨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

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為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楊慈湖古文孝經解

中興藝文志解中如德性無生何從有死之語蓋近於禪

袁廣微孝經說三卷

陳氏曰廣微為鄙憲日為諸生說孝經旁及諸子諸生錄之為此編凡三卷

經解

漢志一家十八篇 五經雜解

隋志二十九部三百五十九卷 亡書四家

唐志十九家二十六部三百八十一卷 失姓名一家趙英以下不著錄十家一百二十

卷七

宋兩朝志二家七十九卷

經籍

文獻通考卷百八十五

崇禎四年重刊

宋四朝志四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十五家一百七十一卷

宋中興志二十二家一百四十九卷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集其事凡十四篇

陳氏曰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迫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為詒

字失真耳小學有北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注丹易通論名為注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惟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沉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荅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沉義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匡繆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秘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訛謬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秘閣晁氏曰師古以世俗之言多繆誤故質諸經史刊而正之未

徽中子揚庭上之

陳氏曰莆田鄭樵有刊謬正俗跋八卷汪玉山亦言揚庭表以爲葉草纒半部秩未終則是書初非定本也今前後乖刺極多玉山集中所辯甚詳

六說五卷

崇文總目唐右補闕劉迅作六書以繼六經故標彙作書之誼而著其目惟易闕而不敘

晁氏曰此其敘篇也凡五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爲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註傳全錄文頗乖詳略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

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與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經史釋題

崇文總目唐李肇撰起九經下止唐氏實錄列篇帙之凡槩釋其題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曆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

經史分毫正字一卷

崇文總目唐太學博士歐陽融撰辯正經典字文使不得相



亂篇帙今嗣今篇止春秋中帙餘篇悉亡

九經字樣一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制唐元度撰開成中元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字文以來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為七十六五經字樣一卷

陳氏曰唐河王友翰林待制唐元度撰補張參之所不載開成中上之二書却當在小學類以其專為經設故亦附見於此往宰南城出謁有持故紙鬻於道右得此書乃古京本五代開運丙午所刻也遂為家藏書籍之最古者

授經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易詩書禮春秋三家論語孝經之學師承相第系而為圖

九經餘義

崇文總目皇朝處士黃敏撰據諸家之說是非者或正之

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繅故作論而辯正之

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九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嘗獻于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

陳氏曰易十七書七詩七禮記十六春秋十其第一卷為目錄且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一人恃才輕躁累坐擯斥晚尤瀆魯持吏短長為時論所薄然其學亦博矣

群經音辯七卷

陳氏曰丞相真定賈昌朝子明撰康定中侍講天章閣所上

凡五門

七經小傳二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說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阨之類經義多舉取之史官之言不惑

陳氏曰前世經學大抵祖述註疏其以己意言經著書行世自敞倡之惟春秋既有成書而書詩三禮論語見之小傳又公羊左氏國語三則附焉故曰七經

河南經說七卷

陳氏曰程頤撰繫辭說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政定大  
一程氏之學易傳為全書餘經具此

龜山經說八卷

陳氏曰楊時撰易三詩春秋子子各一末二卷則經筵講義也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為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子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秘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六經圖七卷

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田鼎卿所撰撫州教授三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

經書

六經圖

十

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  
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  
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

麗澤論說集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門人所錄平日說經之語末三卷則為史說  
雜說東萊於諸經亦為讀詩記及書說成書而未終也

畏齋經學十二卷

陳氏曰宣教郎廣安游桂元發撰凡十二卷桂隆興癸未進  
士歷官至制司機宜

項氏家說十卷附錄四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九經皆有論註其第八卷以後雜說文史  
正學附錄孝經中庸詩篇次丘乘圖則各為一書重見諸類  
山堂疑問一卷

陳氏曰起居郎簡池劉光祖德修撰凡一卷慶元中謫居房  
陵與朱子講說諸經因筆記之以其所問於詩為多遂取呂  
氏讀詩記盡觀之而釋以己意附疑問之後

六經正誤六卷

陳氏曰柯山毛居正誼甫較監本經籍之誤所欲刊正者魏  
鶴山為之序而刻傳之大抵多偏旁之疑似者凡六卷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真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  
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己意今但有甲三十  
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考信錄三十卷

賈鑄撰後漢劉氏序略曰友人賈君成已少予十三歲未暇  
舉子累且教授生徒所至坐席常滿而能歷年篤以成書世

之學者於六經之疏能一閱焉者蓋寡况能參稽其類大之  
如天地氣形之初微之如服食器用之末先儒該洽兼綜凡  
古書之雜出者徵之而靡不在分之而靡不貫也其書曰考  
信錄考諸古而信于心又以質於余而證於後世用意遠矣

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五

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六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興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

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  
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師古曰眇細也其遺精微節在又為音律不可具於書眇亦讀曰眇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  
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  
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桓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此對曰五年十三六明父無所服解獻其善乃周官太宗伯  
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  
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

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  
道寤以益微師古曰

晁氏曰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爲本後世爲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爲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修身而修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旣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爲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爲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爲末雖然禮文在外爲易見廢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

故自漢以來指樂爲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有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况其書哉今哀集數種始以書目之闕焉爾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著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旣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迺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爲經籍之首流傳至于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

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為經於是以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廁之六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廁之樂記司樂之後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錄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况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為前賢所擯斥者亦因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敘錄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讖緯並列於經解之後史子之前云

漢志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

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隋志四十二部一百四十二卷

通計七書合四十一部一百六十三卷

唐志三十一家三十八部二百五十七卷

失姓名九家張文貞以下不著錄二十家

共九十卷

宋三朝志四十五部四百九卷

宋兩朝志三十三部一百七十四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一十卷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七十一部六百五十五卷

樂府雜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晁氏日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并其事始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于唐者

唐樂章差為詳悉

大樂令壁記

經書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

七

崇文總目唐叶律郎劉規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 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吳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

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頗同以江

南曲為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錄十卷

晁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

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

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為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晁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

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各登前集者今並不錄

唯庾信徐陵仕周陳訖為異代理不可遺云

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

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

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為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

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蘇頌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

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

有唐李百樂兩本正為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雖近俗

可於樂禮充諸焉

見氏曰唐上黨縣司馬田疇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與本月正氣相和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據經史參攷短長為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陳氏曰卓仕唐為婺州刺史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陳氏曰止一卷不著氏名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目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敘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典名言琴通三均謂黃鐘中呂無射

琴經

陳氏曰托名諸葛亮淺俚之甚

琴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道士趙邪利撰記古琴指法為左右手圖二十一種

陳氏曰一名彈琴古手法

金風樂一卷

崇文總目唐玄宗撰蓋琴曲名

琴書三卷

崇文總目唐翰林待詔趙惟暎撰畧述琴製叙古諸典及善



琴人姓名

陳氏曰惟陳稱前進士滁州全椒尉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鐘十章離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經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載乃楚角宮黃鐘側蜀琴調數篇餘皆亡

琴譜序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等撰康士字安道以善琴知名嘗撰琴曲百篇譜十三卷進士姜阮皮日休皆為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鐘調二十章側蜀琴調皆

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大唐正聲新址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陳拙纂集琴家之說不專聲譜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下散人大德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下散與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已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良輔傳之於洛陽僧思古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三十三拍至渭又增為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經籍

文獻通考卷三百六

六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有麟聲繹聲以備五音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蕭愔撰愔因胡笳推無射商自創為九調

琴雅略一卷

崇文總目唐殿中侍郎齊構撰槩言創制音器之略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刀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邪利同時蓋從邪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中散四弄題趙師法第六有悲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鉦間弦并胡笳四弄題沈氏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工部尚書李勉撰

琴說一卷

陳氏曰唐待詔易簡撰衡州耒陽尉

教坊記一卷

晁氏曰唐崔令欽撰開元中教坊特盛令欽記之幸鄙俗非有益於正樂也

琵琶故事一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所纂

陳氏曰段安節撰

琴譜一卷

沈氏琴書一卷

七

張淡正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茅仙逸人張淡正撰不詳何代人解琴指法

琴譜一卷

崇文總目梁開平中王龜撰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大胡笳十八拍沈

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

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阮咸譜一卷

琴調一卷

崇文總目偽唐蔡翼撰

琴雜說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蓋琴家雜作樂器圖聲訣之略

琴調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無射商角諸譜皆亡其曲名

琴譜四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四大曲一曰別鶴林其三皆失

其名而譜存今留以待知琴者

琴略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序有七例頗鈔歷代善琴者各為

門類文載拍法及雜曲名

琴式圖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琴制度為圖雜載趙邪利指訣

又有白雲先生三訣

陳氏曰三訣凡一卷稱天台白雲先生

琴譜一卷

琴譜

琴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商調二樂譜

琴譜纂要五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圖琴制度及載古曲譜曲名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綠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

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雲凡十四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

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翱用指法與諸琴法無異而云翱者豈

其所傳歟

阮咸調弄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二篇譜一首不詳何代

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商金羽

碧玉淒涼黃鐘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琴義一卷

陳氏曰稱野人劉籍撰

琴曲詞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凡十一曲辭皆鄙俚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崇文總目周翰林學士竇儼撰顯德中儼奉詔集綴其書傳

而無次

樂苑五卷

樂苑五卷

文獻通考卷三百六

九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叙樂律聲器凡二十篇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濤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詞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鐘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多所損益以御製樂曲及鐘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爲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鐘律器用之說上列爲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

關其所當釐補者更爲雜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晁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言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川校頒之天下虎丘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州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鐘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

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照言律尺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景祐樂府奏議一卷 皇祐樂府奏議一卷

陳氏曰胡瑗撰

三聖樂書一卷

陳氏曰宋祁子京撰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晁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且是也清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以造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蓋乃得九十分為黃鐘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蠡公

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為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曆志言其度起於黃鐘之長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廣字相接而人不悟故歷世皆以累黍為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為九十分以定黃鐘之長而加一分以為尺則漢志所謂一為一分者黃鐘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大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寧中更定大晟樂始用景仁之說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脫字蓋不知度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

不行元豐四年廢子密雅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  
范蜀公自為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晁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  
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晁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筆粟譜為圖以七音  
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為禮書  
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不及優伶雜戲無  
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  
郎楊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于

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  
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  
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  
證之於槐宋而損益可知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太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  
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傳會身為度之說炳為大司  
樂精為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節氣陰陽  
為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郊廟歌辭

經籍

經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十七

七

崇禎三年重刊

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十八  
清商曲辭八舞曲辭五琴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  
曲辭四雜謠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爲百卷包括傳記辭  
曲略無遺軼

琴箏十卷

晁氏曰皇朝苟以道撰記造琴法彈琴訣并譜

琴史六卷

陳氏曰吳郡朱長文伯原撰唐虞以來迄本朝琴之人與事  
備矣

製琴法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撰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譜不

可曉也

琴譜八卷

陳氏曰鄞學魏邱舊書有之已卯分教傳錄亦益以他所得  
譜

瑟操譜十五卷調譜四卷

陳氏曰叅政歷陽張巖尚翁以善鼓琴聞一時余從其子秘  
得此譜

琴譜十六卷

陳氏曰新昌石孝隆君大所錄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凡如房庶范鎮  
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  
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爲寸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爲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攷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

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以欠伸思睡固无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己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朱子語錄曰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暗晚說有按據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傳論閨雅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雅者九凡二十六篇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七

宋鄱陽 馮 端臨 貴與 著

明斬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經籍註

隋經籍志儀註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  
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  
虞以上分之為三在周因而為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  
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協事之類是也是  
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  
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  
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以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  
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  
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良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

大綱編于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  
遺文餘事亦多散亡今聚其見存者以為儀註篇

漢志四家一百一十五卷

隋志五十九部一千二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六十九部三十九卷

唐志六十一家一百部一千四百六十七卷知姓名三十二家實維流金以下不考錄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下不考錄四十九家八百九十三卷

宋三朝志三十一部一百二十九卷

宋兩朝志二十一部四百三十九卷

宋四朝志五十五部三千七百七十三卷

宋中興志七十九家九十四部一千六百七卷

宋志又十部三百八十三卷元入禮門今厘入儀註門

宋志謚志十二家一百七十四

按謚者國家送終之大典今歷代史志俱以謚法入經

解門則倫類失當今除周公謚去春秋謚去二項入禮門而歷代之謚法則俱附于儀注之後庶以類相從云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群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  
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  
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  
及上左右為學者左右謂近臣也為學謂素有學術與其弟子百餘人綿蕞  
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習之月餘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  
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七年  
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

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  
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為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  
不過度帝所能為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  
貴而已夫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  
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  
下大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群僚拘  
率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  
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  
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  
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  
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

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舞是矣乃召褒請嘉德門令  
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述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數畧  
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識記之文撰次  
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  
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  
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  
二篇冠後太尉張輔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  
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  
何也禮因人情為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  
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  
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

義蓋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雖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纒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識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知逆知舛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六典既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纒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諸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既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

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一己之意而鄭註則亦多識緯及秦漢之禮以為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又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據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為儀註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晁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刊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畧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為揚州總管鎮江都令諸儒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為之序比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丘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註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傳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函靖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為禮記不可改且宜折衷貞觀顯慶以為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之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畧采摭著于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陳氏諱惡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其名以古今異制設為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並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網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粗為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脩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

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爲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

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共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愚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

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  
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  
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  
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衣薪爲不可易也豈好爲  
相反哉以謂人之所以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  
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政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  
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  
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  
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  
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  
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  
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  
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

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  
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  
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  
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闕而不常行  
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  
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于餘歲民未嘗得接  
於其耳目况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  
法以懲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  
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夫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  
其禮之存况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  
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



新禮二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為二十卷通前為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文宗朝彥威仕為尚書節度使

三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參引古義申釋其文

服飾圖三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編共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晁氏曰唐韋慎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

零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

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

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據拾殘闕附比倫類已

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于豐

陵德宗墓崇陵順宗墓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由太常相天下連

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

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與故同徒

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復土將軍謂穿

文物以受方國方萬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

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履其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

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

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

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

藏之于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  
輕重之制蓋唐人所納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劉溫叟等撰開寶中詔溫叟同李昉盧多遜扈  
蒙揚昭儉賈黃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

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畧改動五禮新儀其  
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禱山川者只開元禮內有  
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學究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

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做大義故今之禮官  
不問是甚人皆可做某嘗聞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  
當有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後因  
開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  
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  
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  
參定至慶曆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畧其異者列  
之為一百二十篇編修官孫祖德李宥張方平呂公綽曾公  
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闢洵至治平二年乃成詔賜以名李清臣云開寶已修三輯禮書推其要歸嘉祐尤悉然繁簡失中訛闕不補豈有拘而不得騁乎何植釀之甚也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禮考書者僅存其大槩或闕其彌文經禮粗詳曲禮益廢以故往往不可復考嘉祐獨於損益去取同異之際莫不咸在時知制誥張環奏以為國朝禮不合古制欲命大臣與禮官釐正紬繹然後傳之永父蘇先生爭之以為今亦編集故事使後世毋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遂使遵而行之也遇事而載之不擇善惡是記事之體也蓋其凡例條目之定論若此而味者謂繁簡失中以植釀目之抑未之思歟其書以開寶通禮為

本而以...註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實錄封禪記鹵簿記...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者此也

對禪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鳴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儀註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於之首

汾陰記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編次事迹儀註踰二年成

吉公書儀二卷

吉公書儀二卷

洪氏曰皇朝胡璠翼之撰畧依古禮而以今禮書疏儀式

天聖函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在始太祖朝函簿以繪易  
畫統衣函簿真宗時王欽若為記二卷闕於繪事第詳  
識綬與馮元孫爽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  
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  
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觀明堂記二十卷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創以來三歲親  
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于明  
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饗止於齋  
殿然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三制今大饗殿

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次  
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  
牘繁多別為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為明堂禮官之議適  
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訛舛詔陳襄李清  
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協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  
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  
完編類五年成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  
屢見繁猥為甚云

闔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目錄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  
學士強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  
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  
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溫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  
今事為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  
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  
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  
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  
司儀註沿革為三門為元豐新禮不及行三大觀中始修之  
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抵牾後亦廢  
朱子語錄曰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  
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

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畧抵牾更沒理會文不如開元禮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為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  
祭為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為漕者有范正  
國范寅秩不知其為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為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內掇  
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訓俗書一卷

陳氏曰許洞天撰述廟祭冠笄之禮而拜掃附于末謝絳希  
深王舉正皆有序跋淳化三年進士希深之舅也

孟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平昌孟詵撰曰正祭節祠薦新義例凡四

卷

徐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生金吾衛倉曹參軍徐

鄭氏祠享禮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鄭正則撰

范氏寢堂時饗禮一卷

陳氏曰唐涇縣尉南陽范傳式殿中侍御史傳正修定

賈氏家祭禮一卷

陳氏曰唐武功縣尉賈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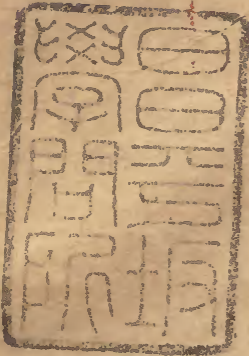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又坐婿之馬鞍父母為之  
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曰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  
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為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

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  
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尤不能行之今岳書  
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于世者皆苟簡粗畧不如本  
書就中轉失垂繆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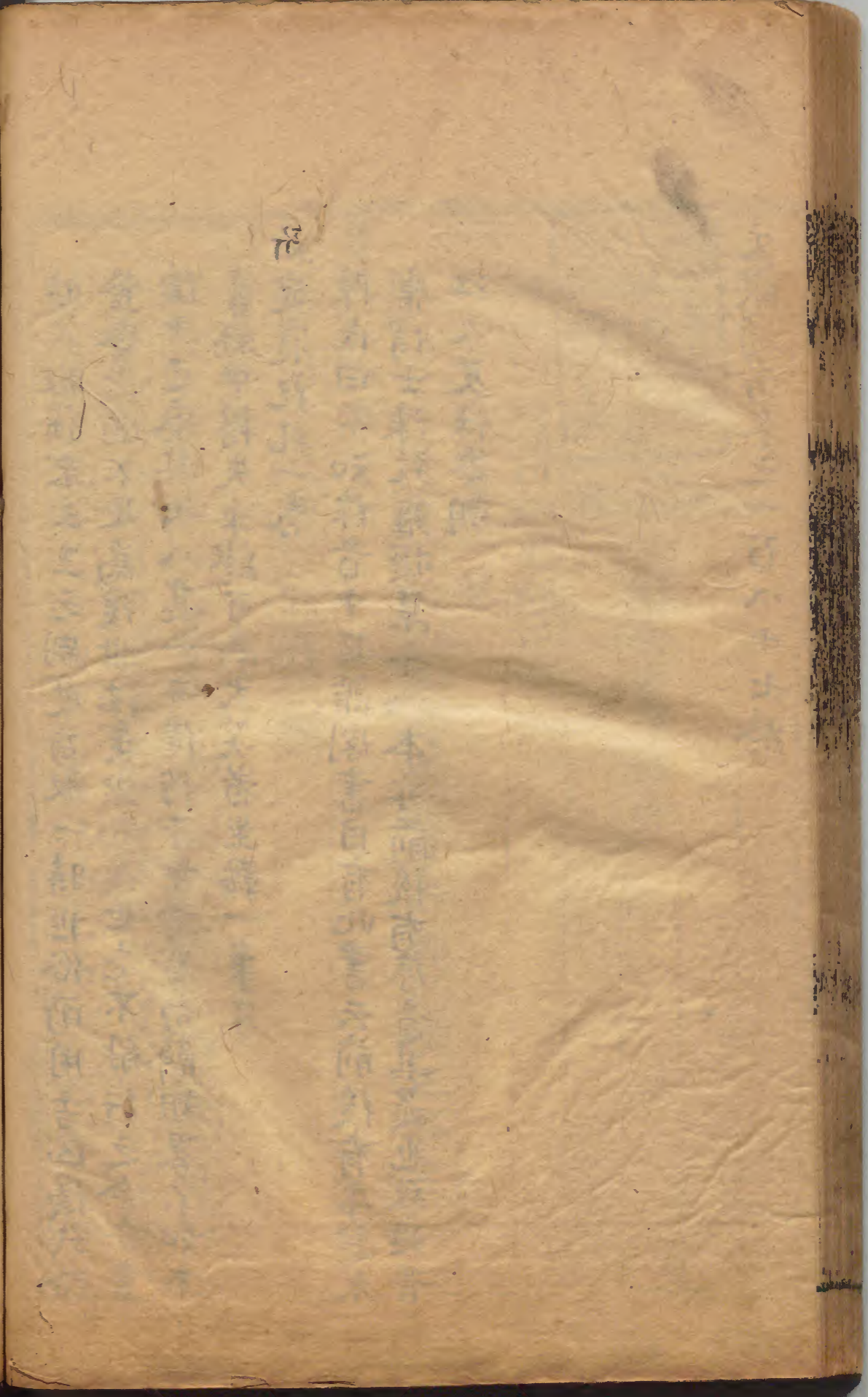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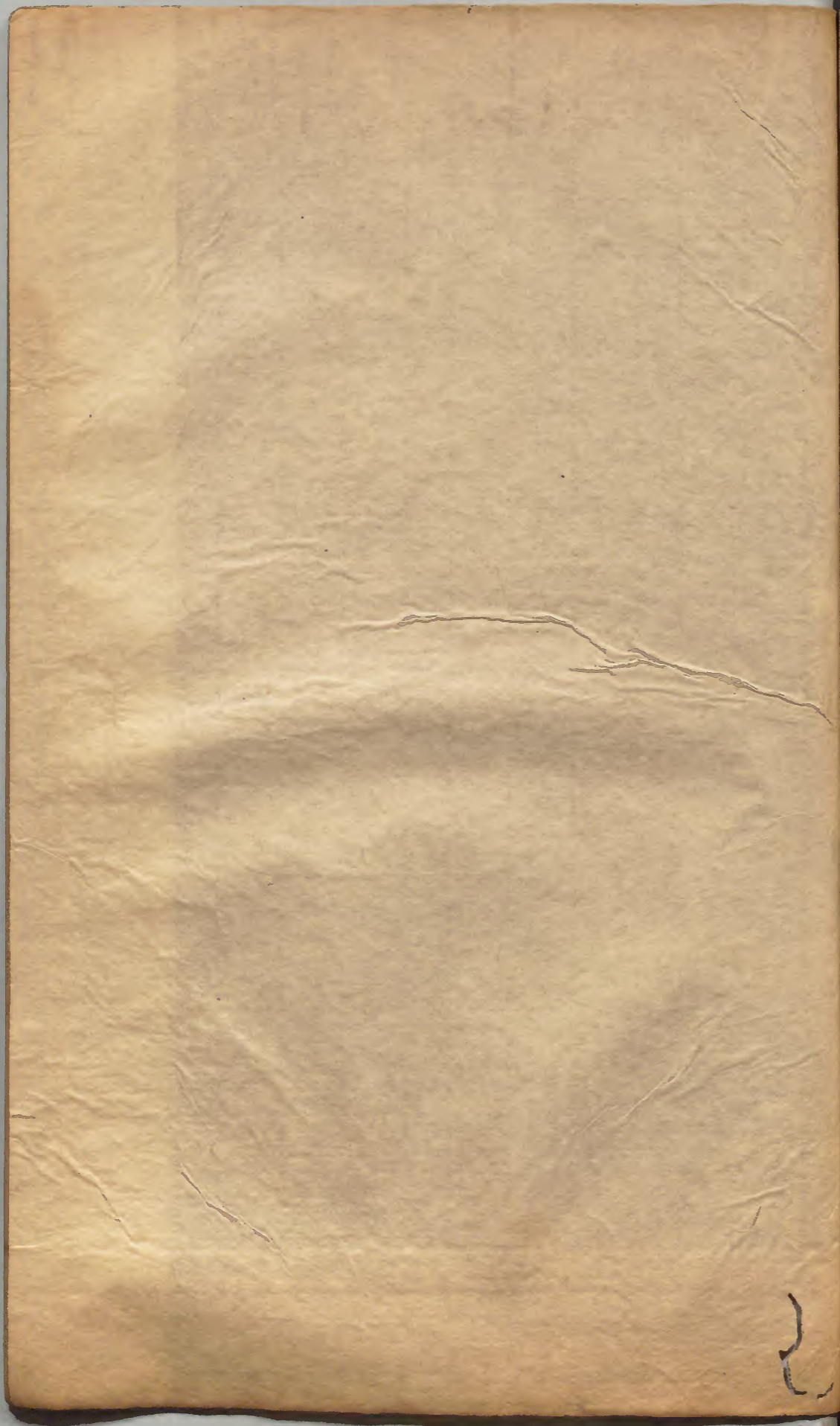
新定寢祀禮一卷

陳氏曰不知作者中興館閣書目有此書云前後有序題太  
常博士陳致雍撰集今此本亦前後有序意其是也致雍晉  
江人及仕本朝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八十七終

寬政戊午



死

此...  
 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